

→→也许雌老虎平时人缘欠差，在公私合营时，她被分配到了采购组，成为了太公手下的一员。

●我家有个太公，大家都叫他行贩太公。从我的辈分算起，这个太公是我的老祖宗，就是连我阿娘看见他都叫太公的，足见他的辈分有多大。没有办法，在我们宁波老家，辈分大一级就可以神气活现，更不要说在上海，碰到自己的祖宗了。阿娘对这个太公可谓尊敬有加，每月在我父亲发工资时，阿娘总要让父亲提上猪头肉和咸带鱼，再加一瓶“五加皮”老酒去看“行贩”太公。

“行贩”是指古时候，汉族地区往来贩卖、没有固定营业地点的商贩。它流行于全国各地，江浙地区特别兴盛。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摊贩，但我们宁波人喜欢叫“行贩”，发音为“hang fan”，也就是自己把货“行”进来，自己再把货“贩”出去，被称为是“本事交关大”的行当。

行贩太公在家附近的菜场，摆了只卖黄鱼的摊头，每天半夜出门，骑个黄鱼车去鱼市场批来一筐筐的鱼，在天亮之前，回到菜市场，在自己的摊头前做起买卖。其实就如现在的摊贩，趁城管没有看见，在地上摆个摊，赚取一点小钱。

这个太公也算是我父亲的师傅，如果没有这个太公在卖黄鱼，我父亲都不知道来上海能做什么事呢。那时候，父亲从宁波老家来到上海，一时不知道要做什么。跟阿爷学裁缝吧？阿娘不同意，说做裁缝眼睛都做瞎掉了，铜钿也赚不了多少。反正父亲到上海，一切都很新鲜，也不着急着要找工作做，每天在家吃现成饭。

有一天，父亲跟着阿娘去菜市场买菜，走到了太公的摊头前，买了几条鱼，太公拎起秤杆就随口报出了分量和价格。

现在的市斤是十两制，十元一斤就是一元一两，那么用十六两制来算，一两算多少？当太公拿着秤，用他石刮挺硬的宁波话报出一大串数字：“一退六二五、二一二五、三一八七五、四二五、五三一二五、六三七五、七四三七五、八五、九五六二五、十六二五、十一六八七五、十二七五、十三八一二五、十四八七五、十五九三七五、十六两整一斤”。父亲听得目瞪口呆，父亲好歹也算个读过书的人，自称记性一流，但听到太公用十六进制与十进制转换的口诀报出这几条鱼的价格时，父亲顿时对行贩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。当阿娘拿出钱交给太公时，太公把钱放进了口袋。这一举动更让父亲心跳得忘乎所以，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工作，可以直接把钱放进自己口袋里的？于是，父亲当机就对阿娘说：“我要当行贩，卖黄鱼。”

阿娘知道自己儿子的习性，也就摇了摇头，认为他只是出于好奇心罢了，过几天也就会忘的。可没有想到，父亲真的跟着太公学起了行贩的生涯，他对阿娘说：“阿姆，这行贩生活好，赚来的钱可以直接放进自己袋子里的。”

当时，还没有公私合营，太公仗着自己的辈分，在市场里以太公的资格命令身边的人，不许我父亲来摆摊头。我父亲只好去了上海第五钢铁厂上班了，做了一个钢铁工人。可钢铁厂是一个月才发工资，这对每天能把钱放进口袋的行贩工作来说，父亲十分羡慕，于是，父亲利用休息天，去菜场摆摊头过过行贩的瘾头。

不久，全国各地实行了公私合营，十六两制也被改为十两制，行贩们纷纷被集中在一个叫某某菜场里的集体单位里。父亲毅然选择了行贩的工作，他天真的认为，行贩们被合营后，这钱还是放进自己口袋的。可没有想到，合营后，有一只钞票箱专门用来放钱的，谁把钱放进口袋就算贪污分子。何况他和太公都被分配到了采购组去，也就是说，不能和钱发生直接关系了。

●初分到采购组的太公，大家都很尊重他，选他为组长。但太公不适应这份工作，每天在家喝老酒，桌子上放着一叠钞票，一边喝酒，一边摸钞票，权当是过瘾头。就这样喝着摸着，慢慢地睡着了，一觉醒到傍晚醒来，就一个人穿上套鞋，拿着铁勾出门了，然后坐上公交车，去了军工路鱼市场，晚上再和一帮子人搭了鱼市场开出来的大卡车回自己菜场。卡车上装满了各种的鱼，也挤满了男男女女，一路兜风看夜景，讲些黄色闲话，相互挑逗。然后嘻嘻哈哈，把卡车上的鱼送往一家家菜场，明天天一亮，上海人就能吃到新鲜的鱼了。

也就是在这辆卡车上，太公认识了小太婆，并和她发生了关系，生下了一个儿子和女儿。于是，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太婆。就因为有了这个小太婆，害得我们的太太婆差一点要叫太公坐牢去，叫那个小太婆去送牢狱饭。

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太公的老婆们，也就是太太婆和小太婆。这两个太婆都是在太公的一个菜场里工作的，也就是说都是老行贩了。只是，太太婆在宁波嫁给了太公不久，就跟着太公来到了上海，成为了太公的手下。这个太婆长得白白胖胖，为人热情豪爽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是一个好当家。那时候，人的审美观点就是以白胖为美，所以太婆在菜场里也算是美人了。可太婆和太公的心里都有一个结难以释怀，就是太婆一直没有生育。这对传宗接代的宁波人来说，无后是件大事，于是，太婆在宁波老家领养了一个女儿，为她取名玉珍，并把她带到上海读书。

就在玉珍16岁时，太公认识了荷凤。荷凤比太公小十岁，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。荷凤性格泼辣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在做行贩时就像一个男人，站在摊头里双手插腰，喉咙乒乓响，大家背后都叫她雌老虎。也许雌老虎平时人缘欠差，在公私合营时，她被分配到了采购组，成为了太公手下的一员。

按理说，大家都是同事，男同事照顾一下女同事也是应该的。刚开始，太婆听到太公和荷凤在卡车上动手动脚的事，也只是笑笑，说荷凤是小妹妹，太公吃吃小妹妹豆腐没有啥关系，给他一百个胆也不敢讨小老婆的。

想想也是，在可以一夫多妻子制时的太公，没有因为太婆没有生育去讨小老婆，何况现在新的婚姻法出来了，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了，太公更没有胆量去讨小老婆的。所以，太婆在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时只是淡淡一笑，她甚至对阿娘说：“太公有本事和荷凤生个儿子出来，我就好做大老婆了。”

可阿娘还是提醒太婆道：“这男人和女人在一起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。”

就在阿娘说出几个月后，事情果然发生了。

那天，阿娘还在睡梦中，突然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惊醒，阿娘去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太婆披头散发站在门口，她看见阿娘就哭了起来。父亲和母亲听到哭声，衣服也来不及穿就披着衣服出来了，大家都以为太婆



口述/阿鸣 文字整理/草千里

“行贩”太公的故事

是来报丧的，这深更半夜的，除非死人的事情才会惊动大家的。当阿娘想要安慰太婆时，太婆却说道：“阿娘啊，这比死人的事情还要严重呢，这该死的男人呀，把人家荷凤的肚子搞大了，这咋办办呢？”

阿娘一听，一颗悬在喉咙口的心放下了，只要不是死人的事，什么事情都是小事了。太婆在我家坐下，喝一口热开水，从胸中吐出一口长长的气，她说要去告太公，他是在搞腐化，和人家有夫之妇发生关系真是无法无天了。

阿娘听后，就安慰太婆：“你是太公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他再怎么样也不敢休你的。”

“休我？他敢？！”太婆狠狠地说了一句。

这晚，太婆就在阿娘的床上睡着了。趁太婆睡着时，阿娘叫父亲快去菜场看看太公，并吩咐父亲道：“如果太公在菜场叫他来家，把太婆领回去。”

我的阿娘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当事情发生时，她不慌不乱，一边安慰着太婆，一边发出号令让太公过来。

●太公这时候也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是吃荷凤“豆腐”的。再说卡车上，有时候鱼不多，有一块老大的空地，可以睡觉的，就这样，太公和荷凤睡在了一起。还别说荷凤平时那样子是个雌老虎，可睡在太公身边时，那就是一个道道地的女人。

可没有想到，荷凤怀孕了。当荷凤告诉太公自己怀孕的消息时，太公也被吓倒了，这么多年来，太公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生育能力的，现在听荷凤说怀孕了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可荷凤明确告诉他：“就是你的，我自从上了卡车后，就没有和老公同床过。”

好在太公也是个负责任的男人，他回到家里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婆听，他想知道太婆的态度。可没有想到，一向温尔文雅的太婆，听到这消息时，就像疯子一样哭着叫着来找我阿娘了。现在太公听到阿娘要找他，此时的太公也忘了自己是祖宗的身份，只好跟着我父亲来见我阿娘了。

阿娘问太公：“你怎么对待荷凤肚子里的小孩？”

太公说：“如果真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要的。”

阿娘说：“那你怎么对待太婆？”

太公说：“她还是太婆呀。”

阿娘又问：“那荷凤呢？”

太公无言……

太婆在我家养足了精神，就叫我父亲代她写状纸，她要把太公告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去。父亲一听，吓得拿笔的手都落不到纸上，他忙对太婆说：“我要去小便。”

父亲找到阿娘，对阿娘如此一说，阿娘放下手中的活就来看太婆。她在太婆面前一坐，劈头就说：“你昏头了，你把太公告到法院，对你有啥好处？”

“我要叫他去吃牢狱饭，叫这个娘子去送牢狱饭，把孩子打掉。”

“太婆呀，算来你辈分比我大，但我年龄比你大，饭也比你多吃一点，你把太公送进牢狱，你算是出了口气了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你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再说荷凤肚子里的小孩子也是太公的骨肉，这对太公来说就是亲生儿子呀。你们现在虽然有个养女，但这毕竟不

是太公的亲生。你也是女人，你想想，这孩子打掉了，是件天大的罪孽呀，这万万不可以的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这时候的太婆看着阿娘，好像阿娘已经变成了太婆。

“让荷凤把孩子生下来，姓阿拉的姓，你把孩子养大，你就是他娘，以后你就可以做阿婆，做阿娘了。”阿娘不容太婆多说，就把话音落下了。

“这个事情就这样了？”太婆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

“你要怎么样？只有把事情变小，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”阿娘劝太婆道。

太婆终于听取了阿娘的话回家去了，她也想明白了，真的把太公告到法院，对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好处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太公会挣钱，挣来的钱都交给自己的。再说荷凤喜欢太公，情愿为太公生小孩子，自己稳坐女主人的椅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这人也蛮怪的，当什么事情想通了也就一通百通了。太婆利用自己在菜场的便利，为荷凤买鸡买蛋，送到荷凤家，让她多补营养。而荷凤也一天到晚挺着一个大肚子在太公家吃吃喝喝，对别人说：“自己老公忙着出差，没有空照顾自己。”

左右邻居都以为太婆是个大好人，在照顾别人家的老婆。只有太婆自己心里明白，这个女人的肚子里却是太公的孩子。日子就这样很快的过去了，荷凤生下一个儿子。当太婆抱过这个小孩子时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了，眼泪顿时落下来，抱在怀中的孩子，那模样长得和太公一模一样，就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们也多了一个太公，阿娘当时抱着他，也眼泪汪汪地叫着：“喔哟，我家又多了个太公了，你是阿拉小太公呢！”

生下不久的小太公，被太婆抱回了家，就这样，太婆一把屎一把尿把小太公养大。可没有想到，过了一年多，太公和荷凤又有小孩子了，这次太婆态度十分好，也不用和阿娘商量了，就对太公说：“生下来吧，我们就多了一个孩子。”

不久，荷凤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又是和太公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这两个孩子管太婆叫大妈妈，叫荷凤为妈妈。每逢过年时，我们去太公家拜年，总能看到荷凤也坐在八仙桌上吃饭。于是，我们叫太婆为大太婆，叫荷凤为小太婆。小太婆吃饱喝足了，就和太公一起穿双套鞋，拿起铁勾子出门了，他们在门口坐上公交车去了军工路鱼市场，回来还是坐在卡车上。至于在卡车上做什么，只要太公不管，谁也不会去管了。

是的，太公已经是个老头子了，但比他小十岁的荷凤却心甘情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和女儿。如果说第一个孩子是偷生的，那么第二个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？这生孩子的事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呀。

●以上我说的“行贩”太公的故事，很显然，带有那个时代过来人的深深痕迹，很难用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去评判故事中人物的是非曲直，只是客观地记录时代大潮中一类普通人的生活浪花，好在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原本都是未曾泯灭善良人性的普通人，因此，结局是个大喜剧。当太公老了，将要不行时，大女儿玉珍带着弟弟和妹妹每天轮流在病床边上照顾太公。在太公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大小太婆就守在他边上，太太婆为他擦身，小太婆给他穿上寿衣。